



山陽遺稿文

四

漢書卷四

~ 16
3266
4



門八16
號 3266
卷 4

山陽遺稿卷之七

賴襄子成著

記

耶馬溪圖卷記

徐嘗讀昔人畫疑其山貌太奇峭恐非天壤間所有畫人
一時興到鼓舞其筆墨耳及觀豐耶馬溪乃知造物奇怪
畫手亦有寫不到者也歲戊寅遊鎮西過海南望彥山於
雲際已覺其有異矣既經二肥薩隅還寓豐後隈邑臘月
五日入豐前遇一水北來蓋發源彥山者沿焉而東數十
里昏黑覺左右峰巒皆非凡山溪相迫處鑿山腹為道入



山陰先生遺稿卷七
穿牖取明，余買炬以入，遇牖窺見月在溪水朗然，宿民家，翌大霧，待霽乃發，復沿溪東，愈東愈奇，群峯夾水攢竦，如春笋矗出，有土戴石者，石挾土者，全石者，全石破裂成洞穴者，兩石相鬪，其一欲仆者，石數層累成夏雲狀者，而樹自石罅橫生，縱生，倒生，而上指，叢生蔽石，如與石爭勢，而欲勝之，石又自樹中奮躍而出，而石陰皆苔，紫綠相間，或沒石半面，或沒全身，又如援樹攻石者，大抵峰勢石皴，如董巨刻意圖，時窮冬，多老木葉脫，槎牙瘦古，皆倪黃筆法，而苔枯蹙蒼渴者，王叔明也，古人筆墨，不吾欺也，至梯阪，憩孤店，店面石壁數丈，飛泉懸焉，仰則更有高峯，不知其

幾十丈，余急釋所佩酒瓢，命燭之，竈突蕭然，會一獵師新獲豪豬，割而煮之，肪脆如水，連引數大白，又行溪，又數曲，隨峰勢上下，或激雷噴雪，或渟膏凝碧，峰影爲之，或碎或全，似水妬山而亂其影也，至屈智林，溪稍開，有小村，過一橋，自此行溪北，開者益開，數十里，詣古城，正行寺，寺主舍公，余故人，族余既久，余先詫曰：君州山水大奇，舍公曰：更有奇者，使子目之，居二日，與舍公南行，行田塍間，至仙人巖，巖石突立山頂，舍公指示余，余不甚賞，其明又徑田塍，至羅漢寺，寺据山，鑿山作洞壑，橋梁狀，安五百像，余復不甚賞，宿寺前，逆旅挑燈而談，余曰：山不得水，不生動，石不

山陽先生遺稿卷七
得樹不蒼潤所以余賞馬溪而不賞仙巖至於羅漢則人
工耳然皆馬溪之支裔矣且馬溪溪山相迫無田塍礙目
而其路坦夷真可遊也然爲二豐通道過者慣看况公等
生長此土宜不慙其奇也余則再遊不可期將復溯之以
諦觀之含公奮袂與偕早發過一水北出馬溪口峰容樹
色忽覺迴別自淺入深自平入奇沂前數曲者一曲奇於
一曲比諸前遊更可喜也復至絕壁下孤店店主識余面
驚曰是前喫猪客也有何幹再來此耶余曰欲看山耳曰
山有何好看吾不禁子看也遂席溪畔與含公傾瓢一醉
宿山寺明雨借轎西還山峯得雨皆變幻作態或前以爲

一山者分成數峯如群仙駢肩露其半身萬松振鬣鼓濤
於雲中又如廿五菩薩奏樂而至也還至屈智林含公慮
吾酒盡預戒家僮馱樽於馬來取醉宿阿保村翌歸寺又
三日辭去踰海東歸自海雲中顧望鎮西山岳其屬豐前
者皆有別態彥山其尤大者耶馬山脈水理蓋皆自彥山
發故獨絕耳余足跡幾半海內弱冠東遊得妙義山以爲
無雙今馬溪百里如妙義者不知幾十峰謂之海內第一
或不誣也已卯之臘胠橐得爾時寫山粉本數紙戲以意
接屬之爲橫長一卷又記其由併錄所得詩九首余詩文
笨拙不足狀其髣弗况画乎後有能者如董巨倪黃之流

者、蹋其境而補成之、庶幾不負此山水、然自此山水爲海內第一者、乃自賴子成始、圖爲舍公取去、備後故友橋元吉亦好山水、請爲寫一本、諾而未果、今茲己丑、護母至尾路、雷旬日、乃踐前約、而舊圖不在、尋諸胸臆、冥搜默運、覺山情水神、或來助我、遂能成此、屈指已十二年矣、憶當時歸帆外、豐山依依如相送者、今猶在目中、也、

笑社記

余嘗與二三友人、飲酒而樂、哄然而笑、又旬餘、相謂曰、前日之咲、可復尋乎、遂以笑相命、會曰笑會、社曰笑社、或聞而笑曰、社之有名、必有義也、以咲名社、不亦太淺易耶、余笑而荅曰、子所以爲易、吾所以爲難也、唐人詩曰、人生難遇開口笑、又曰、一月主人笑幾回、相逢相值且銜杯、夫使笑而易事也、則何謂之難遇、而屈指數之於三旬閒哉、蓋會心之友難獲、適意之事難有、二者合矣、可以一笑矣、而不會於其時、笑終不可成矣、咲其不難哉、電曰、天笑、颺曰、海笑、以天與海之冥漠、猶有時而咲矣、春山如咲、是山亦

山陽先生遺稿卷中
有時而咲矣、人其可無咲也、人亦有不幸欲笑不得者、衛君以一嘖一笑爲大、故是終其身而笑幾回焉、奚啻一月哉、故位愈高、則笑愈難、吾儕小人、猶幸未難於笑也、故以我之得笑笑彼之不得笑、猶之斥鷃笑大鵬邪、各安其分、各樂其樂、而咲其可笑、是我黨之笑也、苟不可笑而笑、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將以求分外之樂、不爲鬼神所咲者、幾希、則謂之辱我笑矣、我社之相盟於笑、其義如此、子乃易而咲之、吾笑子之咲吾笑也、或笑而去、終書其語、示社中之士、且誠而約之曰、我黨之笑、不可不自重也、夫陶陸處士也、惠遠、山僧也、一回之咲、其聲乃聞數千載、不啻廬瀑

之喧、是無他、獲可笑之友、而有可笑之事焉、爾、陳圖南聞陳橋之變、則大咲墜驢、是圖南會可笑之時也、我二三友人、同生於驩虞之世、唯咲之謀、誰知得此笑之難哉、然則相逢相遇、筦然銜杯酒、不必醇、肴不必肥、絲竹管絃、不必資、咲也、夫巧笑之倩、歌以侑觴、人誰不樂、而或以一咲傾家國、非資我黨之笑者也、如我黨、則所謂巡簷索梅花笑、可耳、而一回之笑、宜必有詩、以紀其咲、勿使梅花笑我寂寥也、皆笑曰、諾、是爲笑社記、

有時而... 建寒... 笑... 必... 固... 走... 聞... 文...

象墜記

形山生妙於彫刻所造象墜彫盧生夢圖方一寸強而為樓閣十有五為人八百八十為馬若象十二為禽鳥未審其幾隻驟視之如蟻集腐菓諦視則種種可辨云請余作記余不以為信且方按舊著外史未暇也乃今觀之盧生在榻美睡眉鬚宛然枕邊忽現儀衛人馬前騎後從蓋幢續紛中擁彩輿導以樂至大門門外百吏拜迎門後有殿殿後重樓疊閣最後一巨殿設幄坐生眾擎珍玩侍焉殿左設筵一伶方舞蘭陵王奮袖頓足又有笛者笙者篳篥者鉦者羯鼓者而觀舞者五十餘人閣右有堂群姬導客

上堂入房、攀梯登樓、几案瓶爐整然、有展書畫者、聚首評者、揮毫者、捧硯立者、樓又一層、露臺匝之、置渾儀風竿類、其前、雲梯如虹、蜿蜒而上、到最高樓、生凭倚、美人立侍、裙帶縹緲、樓下兩筵、一爲詩筵、隱几檢書、憑欄撚鬚者、一則裙釵醉舞、吹簫拍板者、下以一大樓受之、醉客雜沓、杯盤狼藉、鬪飲拇戰、行酒執炙者、各盡狀態、而大樓下、卽嚮舞筵也、其結構有條理如此、而柎櫺欄楯、各應繩墨、楹必方、瓦必圓、瓦或雕龜若龍、介鱗眼爪皆備、瓦際時有數雀、相顧啁嘖、其乳者、離巢而飛、余眼不能睹、以鬻隸就明睨之、又聽生之指說、纔得辨之、嘻、信矣、有客同觀、咲曰、技雖妙

哉、得非無用乎、何必就方寸物、備此群品、枉費精神、而先生又作之記爲、余曰、不然、是彤山借此曉世也、世之人、溺於富貴功名、以此爲大焉爾、五十年將相、意氣籠蓋天下、不過一夢、籍使非夢、自至人視之、直蟻營耳、余修外史、倣彼國策史漢、歷敘鎌倉以來興廢、其事可謂大且夥矣、嘗按地球圖、亞細亞一洲、不能掌大、至於我邦、以指指之、蔽而不見、比此象墜、更小矣、而數十英雄豪傑、流血如河、積骨如山、以爭此指大物、至其得志、城闕連雲、宮宇障日、姬妾騶從、千乘萬騎、亦不過就指大中爲之、而後世津津談之、屑屑敘之、其爲無用一也、而余修史二十餘年、累三十

之北曰高濱洋、蓋東西舟路、帆影出沒、洋北隰嶼最近者、曰赤崎、曰由良、稍遠而高者曰興居、興居以西、諸隰屏列、蔥翠在眼、以與佐田碕相抱、以供樓之望、而其閒水波渺然、其淡碧點綴、如斷如續、如在如亾、則藝防諸嶺、而尤遙者、豐之湯岳也、余於是歎而自語曰、此喚之可鷹、蔥翠在眼、非吾往隔海望之如黛者哉、而其斷續在亾者、乃吾鄉土、與吾足跡所及、非邪、對圖恍然、亦足以慰宿昔、烏得不應請記之、余雖未審九霞所以得名、而九醞流霞、古以日美酒、則意樓上常有此物、而樓下魚市、萬鱗潑刺、樓主人日擊鮮、浮白、以恣海山之觀、可知也、余他日理棹省鄉、或

得風水之便、由高濱洋、直到樓下、共其一醉、倚檻指點遠近、以實此圖所見、乃可以真逞吾志焉、而其所記、將有詳於此者也、渙卿其蒞之、

此處為書寫區域，目前內容空白。

無邊風月樓記

桑名老疾樂翁為東六條氏親書顏其燕居之樓曰無邊風月云而囑襄記之襄嘗受知於侯欲問其所以名而侯已逝矣乃私以襄意推之作記曰夫蓬蓬然起橫過萬里無物不靡者風也離離然出經天而行化萬象之塵濁而使之清者月也月之所照風之所被誰知其際涯哉故曰無邊天下之物莫不有邊山有邊也水有邊也草木國土有邊也唯天為無邊天象之無形而成形者莫風若焉其無色而成色者莫月若焉故曰無邊風月雖然風自風也月自月也何必關於此樓而此樓不能獨有之也又何得

獨取爲名耶。非唯此樓不能有之也。天下誰能有之。今有人焉。仰而指月曰。是吾之月也。指風曰。是吾之風也。有不咲其妄者哉。無他。以其無邊也。公侯之國。擁山跨河。可謂大矣。而所封各有其邊。不能領無邊之風月也。帝皇王霸。則更大矣。盡四海之內。究舟車之所通。而其所御。亦不能無邊。不能管無邊之風月也。夫然。彼風與月。天下終無一人能有者也。苟天下終無一人能有者。則是無主之物耳。雖布衣匹夫。如襄者。得取而玩。以自號稱焉。而況於此樓乎。主此樓者。無帝霸之權。無公侯之封。而天下萬衆之心。喁喁然常嚮之。取法於蔥嶺之西。而變化之扶桑之東。教

化所被。無有際涯。其無形而成形。無色而成色者。猶夫風與月也。夫有雨露矣。雖無風。可也。有日星矣。雖無月。可也。而舍月與風。天地功用。恐或不全。斯教之於帝霸公侯之治。如無益焉者。而或助之冥冥之內。亦猶是歟。宜其以此名之。烏知樂翁之意。不在於是哉。夫以天下萬衆之所嚮。何欲而不成。夫佛殿之宏壯鉅麗。四方所瞻仰如彼。可以見焉。而其所燕居。則結構狹小。僅容二十席。而畫爲四室。開其東南。而西北穿牖而已。而風之簸蕩。四郊草木。偃仰調刁。與夫月出三十六峰之上。百萬瓦屋。悉成銀色。皆可坐而瞰之。故不用大也。

則易入，俯而令者簡則易從，賞簡則德不忤，罰簡則威不
媿，不寧唯是。吏簡則勤，兵簡則精，用度簡則物力贏，賦稅
簡則地利集，簿領簡則姦蠹易防。一不簡則百弊雜出，故
善從政者以己之簡治物之不簡，治之之久漸釐其不簡
而致之於簡，而其不善者反之。余儒生也，非更家國之事
者，然以吾所業推之，六經之文可謂簡矣。有注之者，有注
於注者，有以爲未可而別爲之說者，紛焉擾焉，費讀者之
心目，而經之旨日昧，必芟剔之，拔其正文，平其心觀之，然
後古立言之意出。夫創業者之立法，猶聖人之立言也，易
而淡，約而廣，較如畫一，不可無此也。如此而可也，及至叔

世，視爲大簡，日附益之，以求具備，事可併也，而分之物可
單也，而複之，有不必襲之典例，有不必備之儀衛，一事不
理，輒置一官，一利可興，輒開一局，如拇駢，如疣贅，如蝟毛
聚，而政受其弊焉。國由焉貧，兵由焉弱，皆不簡之患也。抑
勢也，不可驟釐之也。雖然，苟反其立法之始，而淡求其意，
覈其變遷與增加，較其利病之所底，參之古今所以興衰
治亂，融而會之，定之於心，以此治之，如利其觴，以臨亂絲
已，藩之先君，當草昧雲擾之際，出一言以斷大策，其嗣君
又出一言以決難決之議，彼發言盈庭，甲是乙非，皆不素
定者，能以簡治之，兩公之所以自經紀其國者，蓋亦如此。

舜卿之在此齋其無事之時也伏讀舊章靜思淡念有以定其簡之在己者則何繁之不可治也臨事而求其簡自簡其簡耳非能簡也舜卿欲書其言置于齋壁余喜其好善有容不辭而書但恐吾言之猶不簡也

鎮海園記

長門侯新築別莊曰鎮海之園在江戶東郊瀕海處蓋東海灣入八州之腹信毛諸水萃而注焉而江戶正踞其口其東南面填蘆葦沮洳之地以布邸第街衢升平日久人煙填咽海水以上屋瓦連天不餘尺地是以苟欲新置園莊恣眺覽者非更填海波則不可侯故於此地請得鹹鹵數百畝以爲暇時游豫之所已而又請就其傍稍填海水爲平地者都二十四萬步鑿池其內以淪鹹水施閘蓄泄輦其土以爲山亭臺堂宇以至調馬之埒學射之圃皆備有三十六景經始于文政甲申之秋越乙酉春二月成時

山陰先生遺稿卷七
侯方告老不歸其藩而居于此地係葛飾郡郡古屬武藏後屬下總在刀根墨陀二川間二川所謂萃而注海者而刀根爲本中川關在焉墨陀爲支兩國永代諸橋架焉此園東距關三里西距永代橋倍之其與正郎雖甚隔絕舟船往來半日可達園隔海斜與品川對品川迤西百万屋宇如蜃樓湧起而富岳及信武諸山出沒其上顧望總房之岸巒灣于東七道船帆望都而來者皆在指點之下侯旣坐領此勝逢美日良夜輒又自開口呼舟而出與其摯御俱下網捕魚至天寒則不復出園中而弋獲鳧雁鴻鵠所以樂老於此也於是遠寄圖徵記於襄襄嘗東游矣想

其形勝欲以應命特以爲鎮海之名類官戍屯衛之號非所以名娛樂之地請改而後記之而未得可更也已而曰仍舊可矣夫侯之國已藩屏我邦之乾維當朝鮮兀良哈諸蕃之衝是鎮海之著者也東郎在郭內又創此莊于郊規模宏壯據河海之口扼關梁之間豈獨游娛云乎亦足以爲國家鎮此海爾夫以侯之旣告老宜澗簷細糧之居婉婉之左右而輒脆之衣食而已顧鋤治此郊陬之區親馳驅漁獵之事幾有陶公運甓習勞之意可不謂老益壯耶蓋不如此不可以鎮海也

我藩三卿獨上卿為公族祿足并其中下
紀移封藝也特東命守柞原城鎮撫東面本府之邸在
外城南門內而其別業則在南郭外其第三世玉翁君
在明曆中始賜此地及天和初告老居焉經營園池棟
宇重疊比本第享保中罹災再建寶曆再災權置數椽至
於寬政第九世修山君修之稍復舊觀令嗣為今
主君思祖先之所注意也益加愛護定其名稱欲記而
傳後會自京寓歸省母屬作之記蓋府城與柞原並
建自毛利氏經福嶋氏而歸於我皆背山臨海而本府

萬象園記

我藩三卿獨上卿為公族祿足并其中下
紀移封藝也特東命守柞原城鎮撫東面本府之邸在
外城南門內而其別業則在南郭外其第三世玉翁君
在明曆中始賜此地及天和初告老居焉經營園池棟
宇重疊比本第享保中罹災再建寶曆再災權置數椽至
於寬政第九世修山君修之稍復舊觀令嗣為今
主君思祖先之所注意也益加愛護定其名稱欲記而
傳後會自京寓歸省母屬作之記蓋府城與柞原並
建自毛利氏經福嶋氏而歸於我皆背山臨海而本府

山陽先生遺稿卷七
地較曠達有兩水東西夾城入海東者公園据焉西者
又分爲兩派而君別業在其間最南處距海近所望甚
豁引川水爲池曰降鶴而構堂其北曰南薰以其面南也
下堂趨池者曰衆妙門而自東入者曰尋芳環池而南曰
梅花坪曰櫻花塢曰秋錦坡曰快雪墩以各占其勝池中
有洲曰小瀛又一洲栽松曰翠雲阜其可憩者曰一新亭
曰眺濤榭曰臨漪榻曰安懷廬曰知艱舍又有學射之圃
調馬之埒池之東曰夕麗巒東南最高可望遠者曰極目
岡登岡而望海水滉漾草津巖嶋之山巖薛於西迤東能
水仁保諸嶋含煙帶雲以與匝郭人家入港一水出沒朝

曦夕影之下變態萬狀又如呈勝此園者因合而名之曰
萬象之園皆君與襄輩商議定之云及其未定往復至
再至三恐或犯公園之名也足以見其平素之謹慎已
襄謂此景象者君臣之所共也雖不同名而實則同昔者
君之祖宗從、
清光公於庚子之役先登岐阜之別堡城陷實由此又從
自得公於檜井之戰亦爲軍鋒以効力此天下所共知也
而國論大議造膝贊決者蓋又有雖藩人所不知焉
淺野氏之享此山河領此景象豈非君臣相扶之力耶不
然前之享且領焉者宜有而不失矣而今何如哉凡大臣

之於國嘗其艱難故分其祿利既分其祿則必同其憂
然後可以相與保其山河於常久今古皆然况在同族者
乎□君游此園觀此景象輒念及此得不惕然歎以□君
家之甲我藩而謹慎如此加之以惕勵以副□一藩之
望至如襄輩雖汗湯於外心常在□父母之邦者亦將有
倚安焉因謹併書以爲之記

遊騁樓記

攝富田有勝田氏築莊名曰遊騁而請記於余余以其名
爲不雅馴久而不下筆也今茲上巳偶觀蘭亭帖至遊目
騁懷極視聽之娛撫卷而咲曰莊之名蓋取於此也因憶
莊主之說其勝概曰樓北負山東南平郊極目所望山嶺
自菟道鷲峰迤邐而南爲生駒爲葛城金剛如三笠倉地
如高野金峰亦依約可指而其中則大瀨洋洋乎兩都之
人舟船往來常在几席其歧流者柳河至玉川之棠白膠
木之楓亦以時吐芳呈彩於其間樓前又穿池種藕與蘋
放魚觀焉置酒煎茗日呼客焉以樂太平其言如此嗚呼

余每讀右軍此文，以爲遊目騁懷，當在郊原之闊，山河之雄者，如彼山陰，雖有崇山峻嶺，蓋地勢迫蹙，非覩峰巒之全體，孰與此莊之盡挹三州群山之翠，彼可玩者，茂林脩竹，與激湍映帶左右而已，孰與此莊之瞰大漠於畿郊，備春秋卉木之觀，蓋彼處偏安之江東，舉目有山河之異，塵得此等之境，強暢其情耳。我二百年海宇熙洽之時，天當朗於彼，氣當清於彼，而占中原之中，舟車四達之衢，所謂仰視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者，不在彼而在此，此可謂之遊目騁懷已，莊之所以名稱矣，吾可以記矣，遂記。

石香齋記

石香齋者，木戾君子簡讀書處也。君家傳奇石，沈香所化，其祖大心君得之韓人，云木戾氏世爲彥根藩正卿，本楠氏，楠廷尉有曾孫從南朝王子居，勢至六世孫透，玄君仕參河，命領甲斐舊部，以隸藩祖，累功至享封本藩，託孤寄命，功在天下，其嗣爲大心君，從大阪役力戰，至銃丸鑿股不出，今猶傳其戰襖有銃痕血跡者，及它刀槊，而香石伍焉，蓋以藩當畿甸，脇要韓人來聘，必過，因得接伴，結交知事，洪東許交最篤，見其雅好書畫，弄筆墨，遙贈以此，其更整以暇，又與世俗異嗜，可以知也。爾來九世慎守，以至於

君寶愛甚至、遂特築小室奉之、而讀書其傍、請余記之、余得觀其石、長咫、高半之、木之筋骨獨存者、自成峰壑、皴磈、堅剛如鐵、重不可輒舉、而香氣馥烈、觸手不散、嗟夫人之忠孝、傳芳百世者、出於天性、沈淪百轉、爲物所盪擊、齧蝕、愈激愈堅、身可化而心弗可變、不猶此石也哉、夫延元正平之天、定於慶長元和、今之王侯將相、多昔忠義之遺種也、君之祖亦然、其所仕亦然、其所仕之所仕亦然、然而其義勇勳績、又足以光前垂後焉、則此石之歸君家、感其類而然、不可以其出海外外視之、君家所傳鎧袍劍槊、祖先之身、擐手揮者耳、而此石則其心膽也、何哉、曰堅剛、曰芳

烈、反之則脂韋也、邪穢也、辱祖累孫、遺臭不滅、凡若然者、歷載於君之所讀者矣、君讀之於石之傍、而斲以乃祖之心、吾復何言哉、是爲石香齋記

山陽遺稿卷之七 畢

以吾所所言為其不各實... 山陽遺稿卷之七 畢

山陽遺稿卷之八

序 送大原雲卿東行序 賴襄 子成著

序

送大原雲卿東行序

方今邊徼其互市在正西一面而防備地方別在曰西南曰西北曰東北而東北稱最要重云蓋鄰西南者如黑子耳鄰西北者地雖大其人窳弱不足畏獨接東北者大倍蓰西南者強什陌西北者其北又有強倍蓰此大不翅什陌此者而此蔽焉所以為要重也今茲吾所識大原雲卿應東北之幕辟往為其賓僚雲卿奧人而居於京貌瑰奇

多技能而其中有幹畧頗稱知兵曉虜情幕中有薦其可
備諮謀者雲卿慨然有酬知展効之志不辭而往寄書告
我我壯其行爲文送之曰雲卿行矣備邊重事書生何知
雖然吾聞之也彼接我壤者窟海澨而居漫眉于思唯弧
矢之技是知繳于山擲于海以食緩之則縻急之則跳如
是而已喜事者乃欲吏於其人而稅乎其窟苟有信焉天
下自此多事矣彼窟也不可穀也不可帛也稅而獲之膾
肫之齊乎蠟虎羆之皮乎曰采其金也苟穀與帛之富實
何以金爲吾恐其所得不償所失也雲卿通彼之情者不
惑於此固也抑亦仍其舊因其俗作術於漸以懷柔之乎

彼將負其弧矢匍匐而來恩威所結如膠漆然乃可以攝
壓彼強倍從此廣不翅什陌此者矣行矣雲卿若我延曆
天喜之事其時勢與今異則吾不復陳之雲卿雲卿亦讀
彼先秦與漢之際記之乎彼燕趙與胡接也而未必患胡
及嬴劉合天下自與接壤則鯁鯁然每有北顧之憂而如
騫也相如也又無故生事其禍募矣今也三邊各有所委
不以憂國也憂在於受其委者况其最要重者乎雲卿當
思分任其憂勿更加之憂可也

思公其憂也更也之憂也
不以憂國也憂民也愛其
素心時以山久無法也專
其願合天不自與數難
天喜之事其和與令吳
孤洲對其於不較於前
其自其於天其而來思
其於其於天其而來思

送珉山禪師赴鎌倉序

鎌倉五禪寺皆建於北條氏時而淨智之建最後最後建
而最先毀蓋其開祖大休之渡海正當貞時執權之日得
其值遇以初此寺草創未幾而有元弘之事鎌倉兵燹同
歸灰燼所以最後建而最先毀也其後足利氏與上杉氏
伊勢氏迭宰關東每不能復焉名爲五山實闕其一以至
今日建臺以還百廢皆興興廢繼絕之政不遺方外於是
乎列刹均訢願補其闕而淡海珉山禪師實董其事云吾
來平安也遇禪師於長樂精舍見其神定恬淡而能應物
心偉之也今之往又見徵言夫舉五百年中英雄豪傑之

所不能復者、而屬之一、此、丘手、其事成、否、豈可豫知、雖然、吾知其必成也、吾嘗讀武門之史、見五山之事、以爲北條之爲此、不翅崇其教也、當其時、蒙古氏方覬覦我、而數不得志、顧以爲以口舌化異域、莫禪教若也、故選老其道者、密授意遣來、而北條氏君臣多智、佯爲不知彼意、而特受其教、陽尊其身、而實囿之一寺、諸禪師亦佯不知我意、而特授其教、是以竟不爲元用、而爲我用矣、大凡佛教之爲我用、多矣、中古以來、上下墓田、皆屬僧寺、而近世又以身毒之徒、監耶蘇之類、海內編氓、無不隸其籍、是以圓頂方袍、乃彼司籍之官也、香火誦咒、乃彼戶部之局也、方今東

北戶口、日滋月息、版圖之廣、什陌五百年之古、則所謂圓頂而司籍、香火而管戶者、寧可加、而不可損、况古有而今闕者乎、又焉知不有以我而化異域、猶元氏之於我者哉、古者以彼人爲我用、今也以我人爲我用、彼劫諸猜疑之際、而我復諸不諱之世、吾是以知其必成也、禪師勉旃、吾有愧於禪師焉、世之稱儒者、未嘗不擯斥釋氏矣、而不能復古之一郡庠也、豈尋章摘句之業、不及釋氏之有用於民乎、抑吾黨之無偉人、足成事、如珉山禪師者也、吾於禪師乎、愧之、

月午時子克之... 送大河原世則歸薩序... 余嘗脩私史至近古群雄之事每怪薩兵悍勇九國避鋒而一遇太閤爭先逃降不能支旬月及太閤伐相出兵倍西征而半歲纔克之夫薩主帥勇智非北條氏兄弟所及其將士材武亦不必減相人而取之難易相反如此豈薩地勢不及關左之險邪戊寅歲西遊長崎終自肥赴薩遇阪路峻絕髣髴函嶺者三踰而南始得平地回視見青翠重疊上接雲霄而南扼大海海濤洶湧因歎曰非無險也有險如此棄之不守乃使猴奴平行如入無人地何哉因益怪焉已而涉覽其國風氣習俗雖屠販勇決過人粹然

送大河原世則歸薩序

余嘗脩私史至近古群雄之事每怪薩兵悍勇九國避鋒而一遇太閤爭先逃降不能支旬月及太閤伐相出兵倍西征而半歲纔克之夫薩主帥勇智非北條氏兄弟所及其將士材武亦不必減相人而取之難易相反如此豈薩地勢不及關左之險邪戊寅歲西遊長崎終自肥赴薩遇阪路峻絕髣髴函嶺者三踰而南始得平地回視見青翠重疊上接雲霄而南扼大海海濤洶湧因歎曰非無險也有險如此棄之不守乃使猴奴平行如入無人地何哉因益怪焉已而涉覽其國風氣習俗雖屠販勇決過人粹然

山陽先生遺稿卷八
爭鬪動輒至殺人自殺視死如戲然而平時趨利避害不顧親戚故雖銳於進而有時不恥於退余於是乎知天正之敗亦由此故莫足怪也歸京師踰年乃得大河原世則世則薩人而負笈東上游我門余一見驚其不似薩人周旋一歲久愈可親不獨其才識過衆文辭足觀而其言可信其行不苟沈實壯毅重恥履義確然有不可奪之風乃知大國未可測余曩特見其小民所習以爲舉國如彼過矣夫世則一介士耳猶尚如此况上於此者乎今薩蓋非故薩也然風俗特化於上而未全及下是學士大夫之所當憂也夫以薩人之勇而又教之知方則其親上死長之

俗豈他邦所及哉如世則之賢自今益力學成器必不久於下者異日或思余言未必無裨益也故於其歸書以爲贈世則勉旃歸過三阪至吾發慨歎處其亦停馬諦觀之

山陽先生遺稿卷八
送小田廷錫序
長門獨嘯翁以豪傑之資、隱於醫、予聞其名、而恨不及見也、今茲得見其從子廷錫、廷錫業儒、學於江戶而歸、訪予平安寓居、問予以文章之法、出其囊中之稿、才藻蔚然、邁越等倫、夫以廷錫之才、與大都群俊周旋、又何以予言為也、無以則有一焉、今之文、不患其不麗、患其不明、不患其不富、患其不鬯、不明不鬯、所以弱也、故文貴先立意、立意立則氣昌、氣昌則辭達、辭達則采色光、皆由是出焉、譬諸醫方、古文如古方、近文如近方、近方求其備、古方務其達、達者何也、有以桂為主者、有以茯苓為主者、有以求苓為主者、

送小田廷錫序

長門獨嘯翁以豪傑之資、隱於醫、予聞其名、而恨不及見也、今茲得見其從子廷錫、廷錫業儒、學於江戶而歸、訪予平安寓居、問予以文章之法、出其囊中之稿、才藻蔚然、邁越等倫、夫以廷錫之才、與大都群俊周旋、又何以予言為也、無以則有一焉、今之文、不患其不麗、患其不明、不患其不富、患其不鬯、不明不鬯、所以弱也、故文貴先立意、立意立則氣昌、氣昌則辭達、辭達則采色光、皆由是出焉、譬諸醫方、古文如古方、近文如近方、近方求其備、古方務其達、達者何也、有以桂為主者、有以茯苓為主者、有以求苓為主者、

者他藥之從之者佐其主之力而已近方不然一劑之內有桂有茯苓往往不下十餘味求其備也而支離散漫藥力不健近文之富麗而乏氣勢者毋乃類此乎廷錫藥籠之中物既充矣吾欲其用之約以達也行矣廷錫歸閱其叔父之方必不以吾言為非矣

夫以桂茯苓之類與大藥相輔則固難又何以...
是門...
小田...

送山根子慎序

子慎將歸長門，訣我而請言。余曰：子，長門人也，蓋亦聞洞春公之事矣。公嘗問左右曰：吾於古之君，誰比？有儒士對曰：殷湯、周武比。公笑曰：吾乃今知吾之不若湯武也。湯武豈有面諛如汝者哉？其人慚縮而退，噫！儒之不用於國久矣。不用儒乎？儒之不可用也。夫彼創業自我作古，非如後之闕於格也。使儒之際焉者，苟有才與識，可以參其猷，則將拔而用之，何必曰桂曰浦云乎哉？而令嘲而舍之，則誰咎歟？籍使第無可用，何至以所識於方冊為貢諛之資，是庸主之所唾也。而況於英雄之主乎？不知其主之英雄而

業下一加
者字後下
加世字

以此迂腐進乎、盲也、舍殷若周、蔑或稱說乎、聾也、後之爲儒者、可不恣哉、子慎世以儒仕、世以儒仕者、在今日、勢已定矣、途已限矣、申估俾而已、雖然、擴才與識、不盲不聾、自成其可用、誰能禁之、吾可用而不吾用、吾可以莫愧矣、吾所誦習、爲何事乎、抱焉而進、不肩扛、尺寸、衆頌而我規、衆唯而我譏、使君若相望而憚之、緩急將有賴焉、是亦有用於國也、孟子曰、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又曰、自侮而人侮之、子慎其思之、余亦嘗以儒仕者、與子慎鄰其國矣、以其病而無用、退而隱於此、而欲如子慎者、不自侮而有爲也、聊相爲言之、

送齋藤生從父東遊序

浪華齋藤履侯家業醫、而受書學文於我、聞吾談和漢史冊、戰爭攻守成敗、輒傾聽忘倦、今茲從其翁將東行、謀於余曰、學未成而遊、恐徒費日月耳、如之何、余曰、行矣、不獨扶老承歡、可行也、觀其山川、亦無非學矣、然漫然而行、識某山某水而已、則與僮奴從者奚擇、夫觀山川、猶讀書也、當識其大者、又猶作文也、當一以貫之、於是攜之出、飲別於叡山鴨水之間、指其水曰、是源於城丹之界、而南會于漢、抵浪華、入海、子所知也、指其山曰、是發於江若、而西劃山陽山陰、子或未之知也、故不唯水有脈也、山亦有脈也、

溯漢而一
作而發
脈上一有
山字

江若之脈發於濃越甲信是其腦髓已子奉親溯漢而東
南過鈴鹿是脈之一派南行者東抵函關亦然水則度宮
津度天龍度大井而至江門皆源干脈中者江門與宮津
距脈稍遠地闊而汗諸水匯焉者猶漢之於浪華也故如
東海五十三驛皆緣於脈而東耳故外鈴鹿函關槩為夷
庚子過焉左顧輒見其隆然隱起截雲戴雪富山御岳其
最大者而還而道岐蘇其險乃非東海比無佗徑所謂脈
中也如是而觀可以識其大而一貫之既歸再聽吾談其
可樂必多於它日矣聞子之翁善西洋醫說於人身之脈
絡筋節講之熟矣余之說山川亦猶此爾抑山川之有戰

大者下一
有所謂脈
也四字

講一作談

爭也猶人身之有疾病也余與子皆生於疾夷身安之時
得以徐按其筋脈以資講論之樂可不知其所由哉子過
岐蘇西出至膽吹之山是為叡山鈴鹿所由分派也其下
有曰關原者子其最留心觀焉吾將為子詳說之

所欲出使悶者眼明眉舒則可謂奇之極而歸於正焉假使此間太平記書南朝事亦有若說則吾知其更快人心也是小說之有益世道者非如水滸鼓亂金瓶勸淫之比必問其某真某假則癡人前不可說夢也坊間有譯焉加繡像以便童蒙者而闕其後半孔明事迹不備猶太平記而不盡載楠公事豈非大缺陷近有謀續成者而來乞序於余門人以其俗陋難之曰清士大夫有謬引此中一事爲典猶招人嗤譏况爲之序也余聞而哂曰許之今人動舉其迂僻經義陳熟詩文無痛痒於世者梓而行之纔揭一紙人輒思睡視之此書孰俗陋孰雅正孰臭腐孰神奇

吾寧舍彼取此

化出焉人徒覩其變化不知其生於法也昔人論兵曰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於一心然不有常法則運用何所施正享諸家之作古詩是語妙用於無法之前爾烏乎可乎近代聲詩之盛幾乎抗衡西土而較其勝負則於此終輸一籌余常慨之而未有以救之也我友武元景文因西客朱生之言遂大研究群籍上自周漢下至宋明字推句驗恍然有悟卒纂斯書以警作者作者奉其指揮熟其法律則所謂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者將於此乎在國朝乃今而後有古詩也嗚呼古詩之敗久矣景文以詞壇老將起而救之使人人自知檢

束此書之行也其必有如李光弼代將號令始施而士卒營壘旗幟精明一變者吾將刮目待之

此處有極淡之文字，似為後人書寫或刻印之殘存，內容難以辨認。

真觀刻陶說序

周世宗時有請瓷器樣者世宗批曰雨過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作將來是真英雄語也余因此思之凡百之工宜直以造化爲師青天雲破何處不可觀何必規規然摹撫異邦人爲哉雖然欲摸天雲不可徒手得是法之所以不容不講也古者銅玉髹漆皆有方說唯陶法散見諸書未有專籍清朱琰陶說因羅臚列爲至明備我木米翁梓而行之其益世用弘矣翁嗜古士非陶工也少小喜賞鑒古器時或摹造之嘗嘆曰吾欲彫玉玉不可多得欲造銅器不及目其生古色也乃遂有志於埏埴之工以爲嚴寬忌

山陽先生遺稿卷八
瓮邈矣當足利氏時有若瀨戶四郎擬建窯而不能全者
也及豐臣氏時有若伊勢五郎學饒之青花而僅成者也
輓近則有若仁清有若乾山皆規撫西洋而仁清色曇少
光澤乾山徒得其坯體大抵前輩速於成名不復刻意釉
法故其說不傳後人無從按之也於是苦心焦思凡古今
書籍一字有與於陶者錄而驗之最後得此於龍威祕書
中祕書卷帙重大當初舶來無多翁特爲欲觀此書購獲
全函捆載而歸囊橐爲空自此枕籍鑽研妻孥竊罵不顧
也然翁之陶不專一體殆奄有前人每摸一古瓷輒逼其
真雖老骨董不能辨以此擅名一時蓋資於此書爲多今

出其糟粕以利澤世人可以知其存心而校訂之精出於
實驗非佗人可比也翁請余序之余於此事瞻焉且受而
涉閱之謂讀此書空自說古說器始然後及說今說今首
條盛稱康熙以來饒窯之良是在彼中人不得不云爾余
意清以胡羯王中原陶之精雅必不能及宋明彼柴定汝
哥皆係中土而今無聞焉獨有饒州僅存古樣於東南一
隅是亦其一驗已則世宗所謂青天者亦爲腥羶之氣所
熏蒸縱令學古釉法終不能得其真色也我日出處光華
清明况會此熙昭之時琰之所稱人心優裕民力緩閑地
產物華應運而起者將不在彼而在此余已於木米乎見

言賊之欲相報無佗嘗被勦討故待解官權而報復之也
道途艱虞如此而纔到京郊停山崎累日者舊宅荒廢自
經理之乃能得歸亦可見廉者之効矣而其後官終於木
工頭位屢得進一階蓋政在私家俗貴門地彼以儒流孤
立坎軻其抑鬱爲何如哉而玩其文詞優游恬易出以諧
謔託之婦人作自晦其功勞而世故人情每躍然於短詞
之間吾是以知其人物才量不特善歌也抑唯其人如此
故其歌如此世之歌人人自人歌自歌歌與人事視爲兩
途土佐守不然也故此記以常語紀常事往往舉婢女童
子柁師棹郎矢口諷謠長短不齊而音節之諧自然成歌

者豈非以警世之士大夫以歌爲歌刻意飾詞失其本旨
也耶其嘗撰古今集猶束於官命不免有礙故於家乘暢
敘之而集序所論歌本性情詞成萬殊鳥語蛙聲誰爲非
歌者已與此旨合焉今長門介亦以善歌名震一世吾察
知其心所嚮乃在於此所以眷眷於注解焉而作解大旨
蓋亦不外於此此前注者之所或未知而其實所謂萬世
旦暮不難知其解者則八百年何足言哉襄儒者也不知
歌者然土佐守亦儒者不可專以歌人目之而長門介亦
非以歌爲歌者所以徵序而不辭也

非以類為類... 且暮不... 蓋亦不... 妹其必... 婚亦不... 說之... 通其... 山陽遺稿卷之八 畢



越後西南浦系郡
元下田禮海未公
堀田三郎

